

根据
近期已在中央电
视台十六集电视
连续剧播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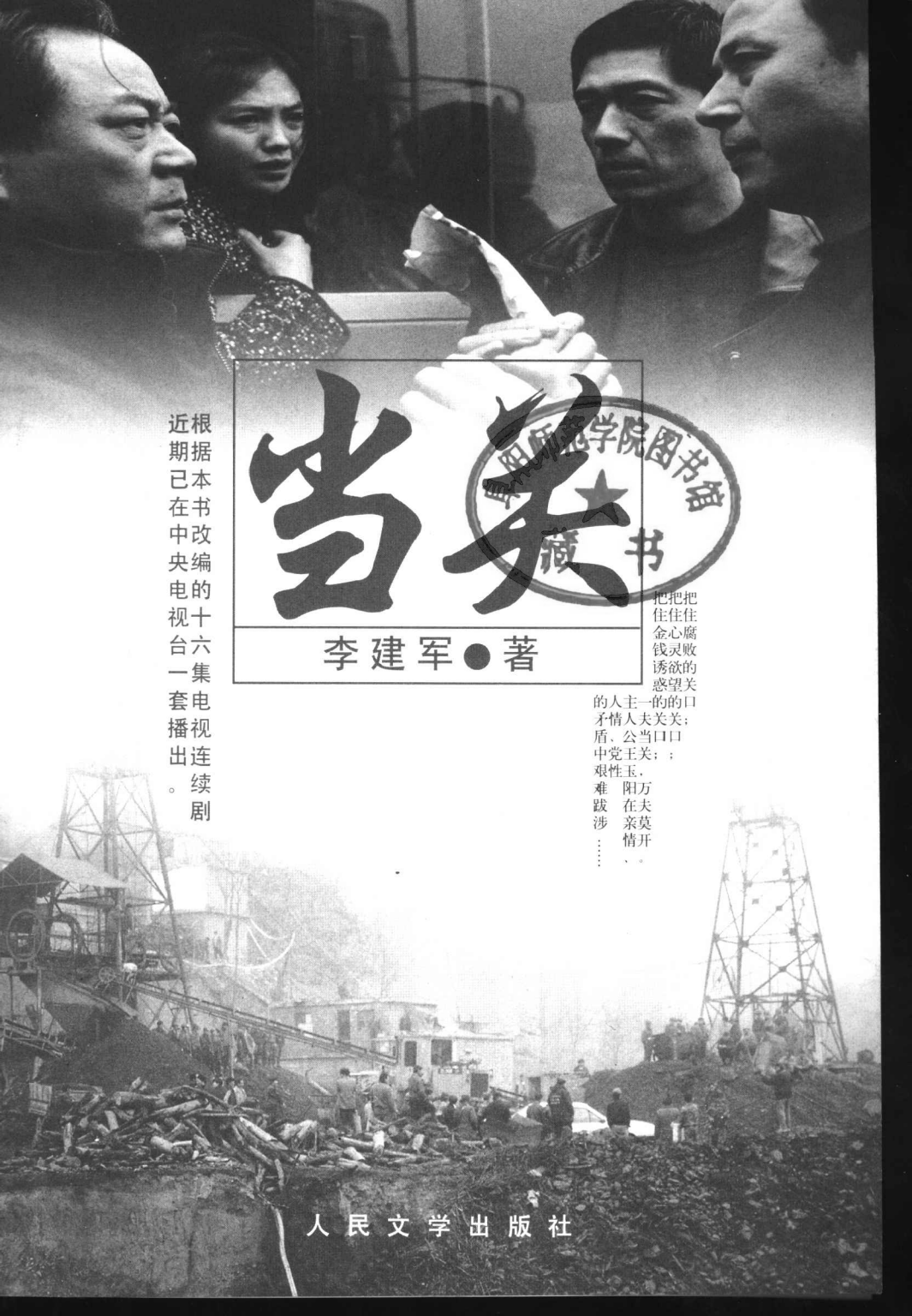
当关

李建军●著

把把把
住住住
金心腐
钱灵败
诱欲的
惑望关

的人主一的的
矛盾人夫关关
盾、公当口口
中党王关；
艰性玉，
难阳万
跋涉在夫
……亲莫
情开

人民文学出版社



根据
近期
已在
本书
中央
电视
台十
六集
一套
电视
连续
播出
。剧

当关

李建军 ● 著



把把把
住住住
金心腐
钱灵败
诱欲的
感望关

的人主一的的口
承情人夫关关；
盾。公当口口
中党王关；
艰性玉，
难阳万
跋涉在夫
……亲莫
情开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关/李建军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0
ISBN 7-02-003550-7

I. 当…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4349 号

责任编辑:姚淑芝 李丹妮 责任校对:刘光然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印制:王景林

当 关
Dang Guan
李建军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9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插页 3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02-003550-7/I·2702

定价 19.80 元

内 容 简 介

一声沉闷的炮响，玉川市非法开采的小煤窑，引发了重大透水事故，死伤数十人。中共玉川市纪委干部王玉阳、陈树进等深入矿区调查事故原因。在调查过程中，他们排除重重干扰，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几经周折，斗智斗勇，终于揭出“井架背后的腐败”，将处于领导岗位的腐败分子绳之以法。

此作故事真实感人，情节曲折，人物鲜活生动，是一部现实感极强的好作品。

作者简介

李建军，男，1954年生，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1970年参军，复员后从事过农村、宣传、公安、调研、人事、政策法规等项工作，担任过电视专栏总编导、制片人。1988年开始从事监察纪检工作至今。几年前开始业余文学创作，曾在《中国作家》等杂志发表过中短篇小说。1999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本色》，长篇小说《当关》已改编成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



作者像

第一章

王玉阳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偶尔来到矿区，竟然成为一场惊心动魄冲突的中心，更没有想到会是在这里又见到林凤秋。

一开始不过是帮朋友的忙，老部下陈树进在玉川市纪委负责事故调查工作好几年了，纪委要他写一份经验总结，写了两稿没有通过，他就拉王玉阳到矿区来。

玉川市这几年，工业事故多数发生在小煤窑。王玉阳早就听说小煤窑工人劳动条件恶劣，瓦斯爆炸和透水事故每年要夺走三百多工人的性命，这还只是报表上的数字，实际死亡数字怎么也得再翻个个儿！小矿主们暴富后花天酒地，就是不舍得在安全设施上投资。但是矿区到底什么样，他并不知晓，心想去看也好，玉川市毕竟是以煤而兴，这几年忽拉拉建起两千个小煤窑，不知有多少故事在里面。一路上听陈树进说起矿区种种情状，起初是吃惊，继而是瞠目，再听下去简直就咬牙切齿起来！他一边气哼哼地听陈树进滔滔不绝讲述，一边恨恨地说着这些事情该如何去解决，该抓哪些人，检查哪些单位，卡住哪些环节。直到陈树进说出一句“又来劲儿了，忘了前几年吃的苦头了！”他才笑笑住了口，心知自己无能为力，不禁暗自叹了口气。

王玉阳已经赋闲三年了。一九八八年开始的一起大案，几经波折到一九九三年才告收尾，扳倒了玉川市前任市委书记陈庆祥。虽然最后的决战是省纪委出马，人人都知道王玉阳起了关键作用。不久他在温和的气氛中失掉了实职，从主持科室工

作的副科长成了副科级纪检员。级别没有变,日常工作任务却少多了。偶尔有个不咸不淡的差,也都是三下五除二就可以办完了的。于是,他几乎世外桃源般地读了三年书。陈树进要他帮忙,一来他闲极无聊也想到处走走,二来陈树进因陈庆祥案件随着王玉阳也受了些影响,王玉阳如何不帮他。

王玉阳一直把车开到国有大矿吴桥矿的主井口上,两人下了车,登上高高的井台放眼望去,只见四周起伏的山峦上到处是小煤窑的井架,少说也有三百座,对吴桥矿形成了铁桶般的包围。还有些小煤窑的井架,干脆建到了吴桥矿副井的旁边,那架势就是当仁不让地来抢一碗饭吃。小煤窑井口水马马龙,不停地有满载的卡车离开煤堆,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颠簸着行进。而吴桥矿那高耸的煤堆却无人问津,运煤的专用铁路死一般沉寂着,铁轨上的锈都老厚了。

“这一冷一热,是价格在起作用吧?”王玉阳指着远处的运煤车辆问。

“那当然!这大矿的煤价最近跌下来十块,卖一百三十块钱一吨了。可是小煤窑你知道多少一吨?八十五!”陈树进叹到,“再这样下去几年,大矿非垮完不行!”

“怎么就能差那么大的价?就是大矿难免有点儿闲人,机械化程度总是高,生产力量强啊!”

“这你就不懂了,搞煤炭,安全投入厉害着呢!井下支持的密度、质量、各种监测仪器,都得花钱买呀!小煤窑根本就不装那些玩意儿。还有更重要的,煤炭安全生产最重要的是通风,必须有专用风井。小煤窑建一个专用风井也得四五十万,加上其他安全设施,都备齐就是八九十万,可是你知道死一个工人才赔多少钱?四五千块!一个班多不过二十个工人,都死了也就赔十万块钱,所以小矿主谁都不建专用风井!”

“那还不收拾他们？煤炭管理部门干什么吃的？”

陈树进笑了：“你大舅子秦刚不就是县煤管局长，他没给你说过吧？几乎一半小煤窑有党政领导的股份，谁敢去管！”

“怎么也不至于有一半儿吧！”

“我说你到矿区看看有好处，也不用深入调查，你抬眼就能看到什么叫腐败。我给你指指，这个矿是乡党委一个副书记的，旁边那个，那是省报社一个记者的，坡上那个是北京一个厅级干部开的。看见那个牌子没有，‘军队煤矿’。这边几个我也别说是谁的了，反正是咱们市赫赫有名的人物开的！年年搞矿业整顿，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井一律要填掉，这些井没一个符合标准，可是整顿人员根本不敢到这些井边儿上来！不填这些井，光填老百姓开的井，人家就告状，所以年年整顿只能走过场！”

王玉阳气得直咬牙，陈树进看他怒不可遏的样子，说道：“看看，看看！管又管不了，牙咬得‘咔咔’响，啥事儿不能给你说说。哟，这是咋了？”

不远处，一二百名工人手持棍棒，闹嚷嚷上了几辆卡车，卡车急急开走了。陈树进问旁边的一名工人这是怎么回事儿，那工人没好气地说道：“怎么回事！有三个小煤窑，在我们矿四区非法开采，怎么制止都不听，只好动硬的。”

“这会弄成流血冲突啊！”

“流点儿血也比死人好哇！四区是我们矿的透水高险区，我们在那里有百十名工人，一透水都得淹死呀！”

王玉阳忍不住问道：“那还不让工人都升井，总不能眼看着出事儿吧！”

“唉！我们矿周围有四百多个非法开采的小煤窑，要是老想着躲他们，我们矿早就关门儿了！”那工人摇着头去了。

王玉阳看着远处在苍龙似的灰尘中颠簸急驶的车辆，许久，

说道：“树进，咱们去看看！”

“去哪儿？”

“去冲突现场。”

陈树进哭笑不得：“我说老兄，你精神正常吗？那是什么地方？那里可能流血，也可能死人！这样的事不是发生一次了！咱们去管什么用？看热闹？你啥忙帮不上不说了，一出事儿市委干部在现场还要担责任，你难道不明白！走吧走吧，咱们到前面看看去，我领你去看一个大事故现场。”

王玉阳又看了一眼那急行的车队，跟着陈树进走了。走出十多米又停下了，坚决地说道：“树进，咱们得去看看！”

陈树进极不情愿：“你咋还想不开呀！这是啥……”

“别说了！”王玉阳打断了他，“咱们撞上这种事儿，起码应该去了解情况。”

王玉阳只管向车旁走去，陈树进气冲冲地跟上来，仍然不停地劝说他：“我说老兄，你这次是帮我忙来了你知道吧！你要因为这事再担什么责任，我心里愧的慌不是！”

王玉阳只管上了车，陈树进无可奈何地也上来了，车急急地开走了。陈树进一旁陪着笑说道：“玉阳，这种事儿不是咱们的职权范围。咱们上去，不等于乱采乱掘嘛！”

王玉阳笑道：“这叫乱采乱掘，你这幽默水平什么时候提高了？”

“跟你在一起多少年了。玉阳，这办事儿也得讲个效率，这种场面咱们去了也控制不住，再说人家当官的都不管，咱们没必要出风头哇！”

王玉阳一言不发，只管开车急驶。前面有个坑，也没减速，车子猛颠了一下。陈树进颠得头撞了顶棚，龇龇牙又说：“玉阳，这么大大个玉川市，哪显得着咱们两个副科级干部呀！”

“谁让咱们撞上了呢!”

“你这是自己往上撞嘛!”

王玉阳急急地刹住车:“要不你下去吧!”

陈树进瞪着眼笑了:“又来这一套,这可不是第一次了你!”

王玉阳也笑道:“这次不是情况过于严重嘛!”

“前年那次比这还严重呢!得,谁叫咱们铁呢。今天我再一次舍命陪君子吧!但总有一天,我会陪不了你。”

“这是百十条人命的事儿啊!咱就再出一回风头!”王玉阳又驾车急驶,走着走着自语道,“这样的事情都没人管,是低效率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吗?”

如果王玉阳早到半个小时,也许无法避免迟早会发生的事,他却可以挽救一个叫赵刚的工人的性命,这赵刚其实跟他大有关系。此时的赵刚正和七八个工人向井口走去,只听后面一个工人叫道:“赵刚,老婆的信。”

赵刚接过信还没打开,一旁的二毛探头探脑地道:“赵刚,这个班别去了,老婆在信封里呢,带下井可不给你发两个人的工资。”

赵刚没理他,把信塞进兜里往前走。

二毛又向走在后面的周铁问道:“周铁,赵刚媳妇叫翠巧是吧?”

周铁瞪他一眼:“好好想着多挣钱吧!”

高伟叹了口气:“还是人家赵刚媳妇好,有文化!这一封信呀,那还不比一碗红烧肉更来劲呀!”

二毛悄悄向高伟说:“知道不,赵刚媳妇原本是周铁的相好!”

“知道,周铁的哥娶媳妇把家里娶穷了,娶不起翠巧了,赵刚

才下了家伙。”

两人偷偷笑了。

只听得井口上一声高喊：“你们还不快点儿，嘀嘀咕咕笑啥尿哩笑！”

原来是矿主于黑子在叫，众人连忙快步来到井口，拥挤着上了绞车，绞车咣地一动，没入黑洞洞的井口。

七十多岁的于黑子坐在井台旁的小桌前，正就着几样小菜喝茅台。浓香浓香的好酒没有给他带来好心情，他正焦躁着。吴桥矿务局副局长陈海川刚才带着几个人非要让他停产，吵吵了半天，于黑子到底派人把他们赶走了。可是陈海川并没有走远，正站在远处的丘陵上用对讲机联系，这肯定是在调人嘛！于黑子看得出来，陈海川今天是真急了，额头上的筋都暴起来了。看来井下确实有危险，但是于黑子不准备停产，如今井下正吃着吴桥矿的好煤层，一天收入两万块，谁能逼着咱停产！虽说在矿区没人敢把自己怎么样，今天这阵势也得防着点儿。于黑子看一眼远处的陈海川，向站在一旁的侄子于壮说：“再多通知点人来，看见没有，他们没走，在那边联系呢。”

于壮一溜烟儿去了。

采煤工周铁在矿上干了一年了，赵刚他们才来个把月，前些天看看黑洞洞的井口都不敢往跟前去，现在胆子也大了，在绞车上和别人高一声低一声说着。周铁一上绞车就提心吊胆，他知道这架绞车老掉牙了，随时都可能出事儿。绞车在井筒中吱吱下沉，周铁的牙咬得紧紧的，看看快接近巷道了，那绞车真的就失控，从两米高处重重落下，绞车上的人纷纷坐倒在车板上，“妈呀妈呀”地叫着。二毛就喊道：“开车的怎么开的！”

周铁擦擦额头上的冷汗：“这不怪开车的，这是绞车失控。这架绞车太老了，算咱们命大，这井筒二百三十米深，去年从一

百多米高处掉下来，几个工人大腿骨都从肩膀上顶出来了，这叫墩罐！”

一时间人们都没了声息，几个喊痛的也闭了口。少许，众人才面色沉重地下了绞车，在几盏矿灯摇曳的光柱后向狭窄的巷道中走去。

巷道已经有不少积水，人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突然从顶上掉下一块石头来，正砸在二毛头上，二毛哼也没哼就倒在水里。赵刚赶快把他抱起来，周铁问道：“咋样？”

“砸昏过去了。”

周铁探探呼吸：“没事，放到高处让他躺会儿吧。咱们别耽误接班，要不又扣工钱！”

赵刚把二毛抱到一处没水的地方放下，和其他人一起来到采面。只见工头正吆喝着快过来接班。一边安排赵刚等人打炮眼，一边让周铁等人钻进只有五十公分高的薄煤层采煤。周铁悄悄对赵刚说：“抓紧干吧，地面上正闹停产，今天的钱不知道挣住挣不住呢！”

人们都散开干活去了。

地面上已经成了一锅粥！吴桥矿的二百多名工人和三百多农民对峙着，吵闹着，不少人手里拿着铁锹、木棍，局面一触即发。陈海川已经控制不住了，正火烧火燎地难受，看到一辆奥迪轿车急急停在人群后面，吴桥矿务局局长周平从轿车中下来了。陈海川急忙跑过去：“周局长，怎么样？”

周平也是一头汗：“找不到许长明。”

“他是县委书记兼县长，县委办公室能跟他联系不上？”

“说是到省里谈项目，手机关了。”

“那县里其他领导就不能过问一下！”

周平叹了口气：“其他头头说这闹事的三个矿是他们长金县乡镇企业的模范单位，许长明的联系点，许长明不在他们不好过问。哎，说到底，还是因为这三个矿里面，有市里县里领导干部的股份。”

陈海川眼睛血红：“可耻！大会小会讲原则，自己违犯纪律开小煤窑，这种人还能算共产党员！找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府总该给个说法吧？”

“市长们正在开会，政府办值班人员答应马上给解决。”周平看了看争吵着的人群问道：“咱们井下的人撤了没有？”

“人好撤，那么多机械设备怎么办？”

“设备先扔下，把人撤出来再说。”

“那是好几千万资产呀！”

“顾不得了，工人的生命比机器值钱，通知危险区所有人员马上撤离。”

陈海川骂了一句：“狗日的！”拿出对讲机叫道，“调度室吗？通知三区、四区和五区的人员马上全部撤离，组织抢险队封锁四号区域巷道……设备先扔下，什么都扔下，人出来要紧，立即通知！”

周平分开众人来到冲突前列，吴桥矿的工人看到他，纷纷喊着：“周局长、周局长来了！”双方突然都静了下来。

周平看着个体小煤矿一方的人群，只见前面几排人人横眉怒目，后面的人则是面色木然。他知道后面的大多是从远方来的矿工，被小矿主派来壮个声威罢了。前面的这些人大都是小矿股东或矿主亲属。周平大声说：“请你们矿长出来一下。”

对方人群沉默了片刻，于壮大声嚷道：“我们矿长没时间和你罗嗦！”

个体煤矿的人群中顿时嚷起来：“没时间听你罗嗦！”

“你们吴桥矿属市里管，在我们长金县地面上凭什么耀武扬威！”

“你要有本事，能让霸王井停产，我们一个屁不放，都停。”

“停产？他连霸王井的边上也不敢去！”

前面的人们大笑起来。

周平忍住气说道：“不论是你们的井还是霸王井，在我吴桥矿井田里开采都不是一年半载了。你们也好好想一想，我周平哪一次像今天这样非要让你们停产？你们现在开采的那块地方，你们别光看那里煤层厚煤质好，那里真的是鬼门关哪！多少年了我们都敢动过，那里地下水实在太太，喷出来跑都跑不及呀！”

于壮抱着膀子说：“这话我们听得多了，别以为就你懂采煤，我们都是傻子。”

周平声音都是哆嗦的：“你们前面这些人虽然不是采煤工，虽然外地来的采煤工死一个赔几千块钱就了了。但你们也要为你们的矿想想吧！大水一淹，你们这三个矿也全毁了知道吗？！”

“这我们心里有数，不用你管！”

“我管不了你们，国法能管你们，万一出了事故，你们矿长要坐牢的！”

于壮笑得脸朝着天：“只要赚的钱多，坐几天牢也值！咱们这里也有几个矿主被抓起来，不都是没几天就放了，只要我们有钱，有钱就是真的！”

陈海川从一旁冲过来：“你们，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

“咋，想打架，咱们开一仗？”于壮挽起袖子，左右手腕各文着一只狼。

周平把陈海川拉到一旁：“老陈，千万不能打起来，会出人命的！你让大伙先回去，我找找他们矿长去！”

“那没用!”陈海川急得乱转圈,突然看到一辆桑塔纳轿车急急驶来停在奥迪车旁边,王玉阳、陈树进下车往现场走来。“周局长,市纪委负责事故调查的陈科长来了。”

周平叹口气:“一个副科级纪检员,解决不了问题!”

“走在前面的那人不认识,咱们也甭管他是谁,现在抓住谁是谁了!”

这边王玉阳急急走过来,陈树进在一旁劝说着:“咱们多听多看少说话,千万别弄得激化了矛盾,给粘在这里!”

周平和陈海川迎了上来,与王玉阳、陈树进握手说:“陈科长过来了,这位是?”

陈树进忙介绍道:“这是我市纪委王科长。”

王玉阳道:“市纪委没科长,我们是副科级纪检员。前面情况怎么样?”

周平摇摇头:“老王同志,我们正束手无策,你们既然来了,给想想办法吧,怎么说你们也是市委的干部!”

陈树进忙说:“这种情况我们能怎么办,市委书记来也要带一帮子公安局才行!”

王玉阳问道:“向市政府报告了吗?”

“市政府让先找县里,县里领导又不照头,这可怎么是好?”

“是不是必须马上制止?”

周平额头上全是汗水,衣领都湿透着:“透水事故随时可能发生,他们却还在不停地放炮,一出事不但造成两个亿的损失,还会搭进去百十条人命啊!”

“前面看看去!”王玉阳快步向对峙前线走去,周平等人看他信心十足的模样,好像也鼓起几分希望,就都跟在后面。到了冲突中心,陈海川大喊道:“大家都别吵,市委的领导来了!”

现场竟然很快静了下来,双方的人员都盯着王玉阳。王玉

阳脸色严峻地把那些刚才吵得最凶的人盯了片刻说道：“你们别以为有你们矿长顶着找不到你们头上，你们阻挠公务，万一出了事故你们照样坐班房知道吗！赶快都让开，让你们矿长出来！”

小矿主一方的人群中不少人开始后退，于壮见势头不妙，连忙大喊：“我们不听你的！我们不认识你！我们在自己家门口采矿不用你管！”

十多名骨干分子也跟着一齐呐喊，人们又站住了，双方阵线又固定起来。吴桥矿的人员也喊叫起来。

王玉阳向吴桥矿的人员挥了挥手，吴桥矿一方很快静下来，对方也逐渐静了。王玉阳转过身盯着小矿主一方片刻：“不听是不是？拿个摄像机来，把这些人拍下来，然后把带子交到公安局一个个对着找他们！”

林凤秋是在这时从人群中走出来的：“我带着摄像机！”她镇静地拿出一个微型摄像机。虽然已经分别六年了，王玉阳还是没看就听出是她！他猛然一震，转过头来把她盯住：“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林凤秋双眼迷离地望着人群，躲避着王玉阳的目光：“回头再告诉你！”

王玉阳完全不顾眼前情景，大声地责问着：“什么时候回来的？为什么不联系？”

林凤秋一时找不到话，就干脆举起了摄像机。小矿主一方顿时乱了，不少人离开现场。于壮等十多名骨干见势不妙，纷纷大喊道：“把她的机器砸了！”

“揍这个臭婊子！用砖头砸她！”

一边喊着，于壮已冲出人群向林凤秋扑来。矿上的经济民警正要上前，王玉阳已闪电般抓着手腕一拧，于壮顿时痛苦地侧着身子踮起了脚。王玉阳不等众人做出下一步反应，伸手